

蔡智恒 著



鲸鱼女孩 池塘男孩

北方联合出版传媒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
万卷出版公司

鲸鱼女孩 池塘男孩

这一刻她的眼神，对我而言就是永恒。

蔡智恒 著

北方联合出版传媒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

 万卷出版公司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：06-2010年第101号

© 蔡智恒 2010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鲸鱼女孩 池塘男孩/蔡智恒著：—沈阳：万卷
出版公司，2010.5

ISBN 978-7-5470-0859-1

I. ①鲸… II. ①蔡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0)第063615号

出版发行：北方联合出版传媒(集团)股份有限公司
万卷出版公司

(地址：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9号 邮编：110003)

印刷者：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

经销者：全国新华书店

幅面尺寸：167mm×234mm

字数：270千字

印张：16.25

出版时间：2010年5月第1版

印刷时间：2010年5月第1次印刷

选题策划：瞿洪斌

责任编辑：万平

特约编辑：陈蔡

ISBN 978-7-5470-0859-1

定价：29.00元

联系电话：024-23284090

邮购热线：024-23284050 024-23284627

传真：024-23284448

E-mail: vpc_tougao@163.com

网址: <http://www.chinavpc.com>

CONTENTS

目录

001 引子

这是用红色厚纸片做成的绣球，比篮球大一些。我耳边的风雨声好像突然停了。

007 CHAPTER 1

我把我的幸福圆满抛向空中，然后你接住了我的幸福圆满。

020 CHAPTER 2

原来是你出生那年的花灯特别美，所以你的眼睛特别漂亮。

033 CHAPTER 3

过了一会儿，你翻了个身，不小心掉落出一根白色的羽毛。

051 CHAPTER 4

当你不开心时，眉心就有道密码锁，但只要输入1016便可打开。

074 CHAPTER 5

游向大海会得到自由，离开池塘却会寂寞。对我而言，自由虽好，但寂寞更糟。

095 CHAPTER 6

如果你开始掉泪，我会在你身边，在下一滴眼泪滑落之前。

123 CHAPTER 7

挖水沟并不累，累的是水沟。因为它得承受满溢的思念。

153 CHAPTER 8

如果一直刮着东北风，可以把我刮向你吗？

183 CHAPTER 9

可不可以请你停住脚步，往下看一眼。

212 CHAPTER 10

想飞的冲动总是伴随着惧高的心理。我似乎只能等待，像金线菊。

233 CHAPTER 11

你好吗？我很好。

255 写在《鲸鱼女孩 池塘男孩》之后

引子

蔷薇台风正肆虐岛内西南部的下午四点半，我被风雨声惊醒。
可能是这午觉睡得太久了，我感觉脑袋有些昏沉，浑身无力。
卧房内有些阴暗，我强打起精神下床，将视线转向阳台。
挂在阳台上的衣物随风起舞，像是要挣脱衣架远扬而去。

打开落地窗，扑面袭来的狂风瞬间让我完全清醒。
几件湿透的衣物躺在地上，还不安分地晃着波浪。
记得刚吃完午饭时是一点左右，那时只有断断续续的风，风有点强却不会太强，而且还没下雨，没想到一觉起来风云变色。
算了，等风雨过后再来收拾残局吧。
关上落地窗，离开卧房。走进书房时，顺手点亮书房内的灯。

“啊！”
我惨叫一声冲到窗边，匆忙收拾被雨水溅湿的书本和杂物。
然后跑到厨房拿条抹布擦干靠窗的桌子上和地板上的几摊水，抹布浸满水后拧干、拧干后再擦，重复了十几次才勉强看不出痕迹。
但雨水还是沿着关紧的窗户缝隙中渗进，汇聚成流，溢出窗椽。
我又到浴室拿两条干毛巾和几件要洗的衣服，把干毛巾塞进窗缝，把衣服铺在书桌和地板上。
应该可以了吧，我想。
我呼出一口气，开始擦拭额头的汗。

客厅似乎传来手机的响声，夹杂在风雨声中便失去平时的洪亮。
我倾听了三秒，果然是手机响了。
心里刚闪过这种鬼天气谁会打给我的念头，我已来到客厅，拿起手机。
来电显示“赖德仁”，我的大学同学兼研究所同学。

“干吗？”我按了接听键。

“你现在没事吧？”

“我活得很好，多谢关心。”

“我才不是这个意思。我是说，你现在没事在忙吧？”

“你想干吗？”

“来找我吧。”

“现在是台风天啊，你有没有搞错？”

“来一下嘛。我有个程序一直跑不出来。”

“这是跟我屁股有关的事。”

“什么意思？”

“关我屁事！”

“喂，来就对了。”

“我不想去。”

“来帮我吧，我在研究室等你。晚饭也一起吃。”

“我不想。”

“骑车小心点。我等你。”

“我不……”

话没说完，他就挂了电话。

暗骂了几声后，我还是乖乖穿上雨衣、戴上安全帽，下楼骑车。

街上到处是被风吹落的枝叶，我常得碾过一片绿。

有个路口的红绿灯坏了，一味地闪着绿灯，我刻意放慢速度通过。

这种天气骑车要小心，不然被撞倒躺在路边时，一定会很怀念太阳。

虽然全副武装，但雨水依旧渗进裤管，眼镜也总是模糊一片。

沿路风大雨大，我完全听不见摩托车的引擎声，只听见自己口中的咒骂声。

十五分钟后，终于安全抵达系馆。

一进系馆便脱下雨衣，然后搁在楼梯的扶手上。

摘下眼镜擦干，把裤管卷至膝盖，开始爬楼梯。

我爬上四楼，这里有四间研究室，每间可以坐十二个人。

我轻轻拉开第二间研究室的门，探头看了看，应该没别的人。

蹑手蹑脚走到最里面，突然大叫：“喂！”

想给赖德仁一个震撼教育。

没想到却是一位陌生的研究生抬起头，慌张站起身。

“请问你找谁？”他说话的语气像是惊魂甫定。

“啊？”我也吓了一跳，“我找赖德仁。”

“赖学长在三楼的研究室。”

“谢谢。”我有些不好意思，“还有，真是抱歉。”

“没关系。”他笑了笑，“研究生被指导教授吓惯了，心脏很强的。”

我再说了声谢谢，然后离开这间研究室。

可能是被台风吹昏了头，竟然忘了赖德仁早就从硕士班毕业，

自然不会再待在那间研究室了。

赖德仁现在念博士班，应该是刚升上博五吧。

三楼有两间研究室，这次我学乖了，先敲第一间的门。

“快进来。”赖德仁的声音，“等你好久了。”

“你怎么知道是我？”我开门后说。

“这种天气还有哪‘白痴’会来。”

“喂，是你叫我来的。”

这间研究室的空间比四楼的研究室大一些，但只有九个座位。

进门左侧靠墙也有一排书架，高度到天花板。

赖德仁正坐在最里面靠落地窗的位置，双眼盯着屏幕。

“只有你一个在？”我问。

“是啊。”他说，“刚刚还有一个，他可能去实验室了吧。”

“程序有什么问题？”我走到他身边。

“不晓得。”他站起身，让位给我，“连compile都没办法过。”

“太逊了。”我直接坐下来，右手抓起鼠标。

赖德仁写的这个程序有些古怪，而且他又在我身后问东问西，一会儿问我为什么会这样，一会儿又问我最近好吗？搞得我很难专心。

半个多小时后，总算搞定。

“解决了。”我说，“请吃晚饭吧。”

“没问题。”

他走到书架前，拿出两碗泡面，再走回位子旁，伸手递了一碗给我。

“吃泡面？”我皱起眉头。

“你知道吗，”他说，“台风天吃泡面最幸福了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因为晴天吃泡面最快乐，阴天吃泡面最浪漫，雨天吃泡面最有趣。”

“反正你只想请我吃泡面对了。”

“没错。”他笑了。

我们各自端着面走到楼梯口的饮水机冲热水，再走回他的研究室。

等待面熟的三分钟里，我们简单聊了几句，话题是今天的台风。

“来点背景音乐吧。”掀开碗盖后，他说。

他站起身打开落地窗，室外狂风暴雨的怒吼声瞬间涌进来。

“这气氛不错吧。”他笑了笑，拿起筷子，“很久没一起吃饭了，想念我的吃相吗？”

我懒得理他，低头掀开碗盖，拿起筷子。

“最近有什么好看的电影？”我问。

“今天早上看了《放学后的保健室》，不错。”

“喂。”

“是步兵片呢。”

“真的吗？”我随即正色，“喂，说些适合你身份的话题吧。”

“跟你只能聊这类话题。”他说，“遇周公论礼乐，遇纣王谈酒色。”

我不想接他的话，双手端起碗，把剩下的汤喝光。

“出来吹吹风吧。”赖德仁走到落地窗外的阳台，身子靠着栏杆。

“那是台风啊。”

虽然嘴里这么说，但我还是起身走到阳台靠着栏杆。

风雨依然不断，天色却完全黑了。

阳台有些湿，不过比起我卧房外的阳台却是干爽多了。

我和他并肩站着，脸上偶尔被乘着风的雨扫过，凉凉的，很舒服。

“最近好吗？”他突然问。

“我改程序时你就问过了。”

“但你没回答。”

“我没回答吗？”

“嗯。”他转头看着我，“最近好吗？”

“这问题有这么重要吗？”我说，“需要问三次？”

“你到底要不要回答？”

“最近是指多近？”

“这三个半月内。”

“三个半月已经‘不近’了。”

“好。”他说，“那我改问：这三个半月来你过得好吗？”

“三个半月的日子超过一百天，太长了，很难一言以蔽之。”

“反正你不想回答就对了。”

“没错。”我笑了。

我们同时沉默了下来，只听见呼呼作响的风声。

“给你看样东西。”他首先打破沉默。

“《放学后的教室》吗？”

“是保健室，不是教室。”

“有差别吗？”

“当然有。保健室有床，教室没有。”

“哦。”我说，“不过这种东西我喜欢一个人看。”

“我不是要让你看这个！”

他转身走进研究室，我很好奇，便转头看着他。

只见他在书架角落拖出一个纸箱，然后从纸箱中抱出一团红色。

“还记得这个东西吗？”他又走向阳台，将怀中那团红递到我面前。

这是用红色厚纸片做成的绣球，比篮球大一些。

我耳边的风雨声好像突然停了。

那倒不是用厚纸片围成一个圆球，它并没有圆球的表面。

它是借着纸片的裁剪镶嵌黏合，组成像是现代钢结构建筑物的模样。

如果用一点点想象力，便会觉得这些厚纸构成的是一个圆球。

“喂！”赖德仁大叫一声。

我只是抬头看了他一眼，没有回答，伸手接过这个红绣球。

绣球内部结了几个金属制的小铃铛，早已锈蚀斑斑。

但当我轻轻摇晃绣球，绣球依旧发出清脆的当当声，即使风雨声也掩盖不住这种清脆。

我转了一下绣球的角度，果然绣球上系着的那张红色小卡片还在。
卡片上写着：6号美女翁蕙婷。

我当然记得，事实上我也从来不曾遗忘。

1

你双手抱着绣球，仔细打量，然后皱了一下眉头。

“为什么古代会选择抛绣球招亲？”你问。

“因为绣球花瓣如绣，团聚成球，又美又圆，象征幸福圆满。”

“所以呢？”

“所以将彩布结成绣球花的样子，借着抛绣球寻找好姻缘。”

“怪怪的。”你摇摇头。

“哦？”

“如果绣球象征幸福圆满，那么抛绣球不就是抛弃幸福圆满？”

“这……”

“或许该这么说。”你歪着头想了一会儿，接着说，“我把我的幸福圆满抛向空中，然后你接住了我的幸福圆满。”

“很好的说法。”

“所以你得为我的幸福圆满负责哦。”

“尽力而为了。”

你笑了起来，双手轻轻摇晃绣球，绣球里的铃铛清脆响着。

那是上个世纪末——1998年，我大三上学期时的事了。

故事的开端跟赖德仁有关，那时我还住宿舍，而他是我的室友。

大二时班上有四十几个同学住宿舍，升上大三后，只剩不到十个。

搬离宿舍的最主要原因是每个人的东西变多了，寝室空间不够，当然也有交到女朋友或是想拥有独立空间于是搬离宿舍的人。

我和赖德仁选择留在宿舍，一来我们两人的东西都不算多；二来多数人搬走后，每个人的空间便相对增加。

原本四人一间的寝室，只有我和赖德仁两个人住。

两组上下铺我和他各占一组。我睡上铺，下铺置物，他刚好相反。

虽然大一和大二时他不是我的室友，但我们是同班同学，早已熟识，因此相处甚至同居都不是问题。

其实我很纳闷，照理说他已有女朋友应该要搬出去住才对，这样两个人在一起的时间会多很多，而且也不会有人打扰。

我曾经问过他，为什么不搬离宿舍？

“一般人确实认为有女朋友的人应该会搬离宿舍。”他说，“就像一般人认为长得帅、功课好又有才气的人一定很狂妄。”

“这跟搬不搬有什么关系？”

“但我偏偏就是谦虚低调的人。”他回答，“所以不能用一般人的眼光看我。”

赖德仁的成绩确实很好，但长相平平。

至于才气这东西，很难用来形容工学院的学生。

你会称赞一个数学、力学、计算机很强的人有才气吗？

七步成诗的人，你会称赞他有才气；七分钟组成一台计算机的人，你只会叫他帮你组计算机而已。

在我眼里，赖德仁最大的特色是他的身材又高又壮，像篮球中锋。

如果没记错的话，那天应该是9月的最后一天，理论上是秋天。

但南部没有明显的春、秋两季，因此天气还很炎热，只不过不像暑假时的酷

热而已。

那天下午四点半左右，我和赖德仁要走回宿舍时经过学生活动中心，看见中心前的广场很热闹，像是在办什么活动。

走近看个仔细，原来是学生会主办的“校园十大美女”票选活动。

学生会跟各个系学会合作，请各系推举两位系上公认的美女参选。

有些系的女孩很少，甚至可能只有一只手的手指数目（比方散系），那就不必勉强推举出两位女孩，以免坏了一锅粥。

算了算共有三十几个女孩参选，分别来自二十个系。

每个参选女孩都有自己的票箱，票箱写上姓名和系级，还贴了张照片。

投票的人可以投十票，但同一个票箱只准投一票。

票选活动将持续五天，今天是第二天。

其实这种活动还蛮无聊的，而且通常选不出真正的美女。

不过重点不是选出来的美女长怎样，而是选出她们以后要做什么。

答案竟然是抛绣球。

当然现在这个时代的人不会笨到认为女孩一定得嫁给接到绣球的人，这只是学生会想出来的庆贺中秋节的活动点子。

接到绣球的男生除了有礼物外，还可以和抛绣球的美女共进晚餐。

抛绣球的时间是中秋节过后第三天的下午四点半，地点在操场。

我和赖德仁都觉得抛绣球这点子不错，而且也想看看所谓美女的照片，便挤进去凑热闹，各自领了十张票，准备投票。

原本想先投自己系上的女孩，却发现系上并没有女孩参选。

虽然这是意料中的事，但还是令人不胜唏嘘、悲从中来。

我细看每个票箱上的照片，可能是我的标准不高或是照相技术太好，我发现美女还真的不少，很难抉择。

在票箱之间来回回走了三次，才把手中的票投完。

票选活动结束后，依得票数多寡取前十名，“校园十大美女”便产生了。

学生会把票选结果公布在海报栏，我还特地跑去比对。

十大美女中我只投了其中两位，看来我跟多数人的审美观不太一样。

不过所谓的美女本来就是主观的认定，没有对与错的区别，就像有人说林青霞漂亮，也有人说白冰冰漂亮。

只不过说林青霞漂亮的人可能比较多而已。

从投票后到抛绣球前的这些天，我每天拉着赖德仁去打篮球。不是突然对篮球感兴趣，而是要练习在一堆肌肉中抢篮板。我得试着加强身体的弹性，并拉长每一寸肌肉。赖德仁常取笑我，但我还是忍辱练跳。中间碰到中秋节三天连假，我回家烤肉时也抽空练习原地跳跃。阿爸看不惯，便大喊：“烤肉不好好烤，却在那边跳三小！”这些人哪懂得一个念到大三还没交过女朋友的人心中的痛呢？所以我还是含泪练跳。

抛绣球当天，我四点就到操场卡位。关于这点，我跟多数人的想法就一样了，因为操场上早已聚满了人。我心里凉了半截。四点半到了，人更多了，如果加上看热闹的人，操场挤了上千人。我心中那么一丝丝卑微薄弱的火光，仿佛快要熄灭。

“现在的大学生都没事做了吗？这种无聊的活动竟然有这么多人？”

“×，你不也是？”

“挤在这里抢绣球实在太无聊了，大家有点自尊好不好？”

“×，你不也是？”

“怎么会有那么多无聊的人跑来呢？”

“×，你不也是？”

“只有无聊的人才会在哪里。”

“×！你不也是？”

在拥挤人群的鼓噪声中，活动开始了。

十大美女一字排开站在台上，每人左胸上别着号码牌，1到10号。

这是名次的顺序，但由10号美女最先抛绣球，1号美女压轴。

当10号美女抱起绣球时，台下先是掌声雷动，三秒后突然鸦雀无声。

我看了看左右，每个人的眼神都十分凌厉，脚下则踩成弓箭步。

绣球刚抛出时，由于现场实在太安静，我仿佛听到细碎的铃铛声；当绣球从抛物线顶点往下坠落的瞬间，一声轰然巨响，全场一阵混乱，最后绣球在两个男生手中拉扯。

如果两头凶猛的公老虎同时撕咬一只鸡会如何？

果不其然，两人手中各抓着半个绣球，并互相叫骂。

台上的主持人赶紧叮咛绣球是厚纸片做的，禁不起拉扯，请拿出绅士风度，这是君子之争要展现大学生的气质等等。

对一群饥饿的猛兽强调温良恭俭让的美德，无疑是愚蠢的。

大家的神情看来都颇不以为然。

“如果绣球再被扯破，活动便终止。”主持人最后说。

这句话击中要害，大家的神情立刻转为严肃与冷静，而且开始有人比较那两个半球的大小，判断方式还分成面积和体积。

终于决定出险胜的一方，他兴奋地大叫一声，穿过人群跑上台。

在众人嫉妒甚至是怨恨的目光中，领取礼物并且和10号美女握手。

落败的一方则神情呆滞，愣在当地，眼角泛着泪光。

9号、8号和7号美女抛绣球的过程都很顺利，绣球都没被扯破。

我心想所谓的美女是否都是从小家境不好，总是吃不饱于是力气小，以致抛出的绣球都不够远。

目前为止抛出的四个绣球中，离我最近的，也在我面前十米以上。

看来抢到绣球的概率几乎是零了。

右肩突然被拍一下，我回过头，赖德仁正笑吟吟地看着我。

“喂。”我瞪了他一眼，“你有女朋友了，别来凑热闹。”

“没规定有女朋友的人不能参加啊。”

“被你女朋友知道的话，你就惨了。”

“她应该不会知道吧。”

“她一定会知道的。”我说，“因为我要告诉她。”

“喂。”他有点慌了，“别乱说话，我只是来凑热闹而已，没有……”

我没听他把话说完，马上转回头，面对主席台。

因为台上正传来“轮到6号美女”的声音。

我全神贯注、调匀内息、马步站稳，双眼紧盯6号美女手中的绣球。

6号美女抛绣球前竟然还助跑几步，真是好女孩，太令人感动了。

绣球被高高抛出，落下过程中那团红色在眼里越来越大、越来越清楚，几乎可以看见内部的线条和构造。

我来不及细想，本能反应是先微蹲，再弹身向上，伸长双手。

眼前的红色突然消失，只见蓝天白云。

脚才刚着地，便看见高我半个头的赖德仁双手抱着绣球，得意地笑。

“你……”我指着他，说不出话。

像突然想到什么似的，他的笑容瞬间僵硬，口中也“啊”了一声。

他迅速冲进我怀里，我感觉双手被一种力道牵引，去抓住某样东西。

赖德仁退开后，我的双手已抱着绣球。

“快上台啊。”他推了推我。

“啊？”我有点恍惚。

“你接到绣球了，快上台领奖！”他又推了推我。

这次推的力道大了点，我重心不稳，退了两步。

“可是……”我皱了皱眉。

他干脆拉着我快速穿越人群。我双手紧抱绣球，脚步有些踉跄。

他拉我走到主席台边，在我还搞不懂发生了什么事的情况下，我已经被引导上了阶梯，双手抱着绣球站在台上。

主持人和6号美女走过来，他先恭喜了我几句，再问我的姓名和系级，然后把装在手提袋里的奖品颁给我，我腾出右手接过。

6号美女的脸上一直挂着微笑，但始终没开口。

“里面还有张餐厅的招待券，记得要准时跟6号美女用餐哦。”

主持人说完后拍了拍手，但台下没人跟着拍手。

“预祝你们约会顺利。”主持人最后说，“双方握个手吧。”

6号美女先伸出右手，但我双手抱着绣球，右手手指勾着提袋，只好赶紧将提袋交给左手手指，用下巴与左手夹着绣球，再伸出右手。

可能是我的样子很狼狈，她笑出了声，这是我第一次听见她的声音。

当我握住她右手的瞬间，只感觉一阵柔软，与一丝晕眩。

印象中除了小时候拉过妈妈的手以外，好像从没牵过女孩子的手。

不过印象是不准的，也许我小时候去医院看病时，护士小姐看我可爱，便牵着我的小手，搞不好还亲过我呢。

无论如何，妈，我终于长大了，您可以放心了。

“你真的可以下台了。”主持人说。